

患難餘生錄 (一)

包一民

我與成兒篇

(本文另有插圖刊第5頁)

前 言

我今年已屆八旬，踏入社會六十年於茲；適逢國家多難，人民顛沛流離，往事如昨，所有親身經歷、親眼看見的變亂與坎坷，抗日救國冒險活動的一幕一幕，如影隨形，常起伏於我之腦際。

小人物的悲歡離合，原不足以形諸筆墨；唯瞻望前塵，時間無多，正如唐代文豪韓愈在其「祭十二郎文」中所云：「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趁現在尚能拿筆之時，把自己認為可歌可泣之片段生活，寫錄下來，以資紀念。

六十年的歲月不能算短，故事敘述出來，也需要相當的時間；此刻我想早日寫出「我與成兒 (韓大成)」的這段傳奇故事。成兒離此世界，迄今年(一九八五)八月，已整三年了。我想先發表「我與成兒」這一篇，以傾述這些年來如何培育我們母子的情感，及這三年來埋在我內心的深深悲痛。至於其他無數次的艱苦奮鬥的事實，如能獲得更充沛的精神，及更多的歲月，再慢慢的敘述。

駕著馬車蜜月旅行

我家住在遼寧省柳河縣(現在本縣劃歸安東省)。我的婚姻比舊式的還舊。民國十四年多，我父當選東北籍的國會議員，到北平開會。經友人介紹，先父自己選中韓靜遠為最如意的佳婿，並帶回家來，在我的家鄉成婚；這是民國十五年二月十六日的事情。此種婚姻，除舊式外，還帶着「大冒險」(Great Adventure)的性質。兩個親家，終生未見一面。韓家是什麼樣的人家，我家無一人知道。至於韓靜遠長的是什麼樣，在當時除家父外，我家無一人見過，甚至他的照片也未給我一家一張。只在我父親的信上說：「選婿，選才不選貌，太英俊的不忠實；他是國立北京大學的學生，再有半年就畢業，現年廿八歲，新喪偶，留下八歲的男孩。」

靜遠的家，在遼寧省，本溪縣城廠鎮；原係盆地，良田甚廣，地方相當富庶，但位置十分偏僻，交通特別困難。自我家到韓家，中間隔着通化及新賓兩縣。在當時只通馬拉的大車。韓家算是地主，所謂土財主是也。有不少土地房產，箱

櫃裡裝了好多元寶(銀子)，後來共產黨到了，全被「掃地出門」(地主須把屋地掃淨，然後空手出門而去)。

東北氣候，冬末初春，雪花消融，大地一片綠意，正是春光明媚，鳥語花香時節。我與靜遠婚後，我停學跟他回家見公婆。因我的箱籠太多，父親派遣一隊武裝人員護送。我們似乎是少年不識愁滋味，可是我心中則時刻不忘的聖念我那懦弱而仁厚的媽媽。一陸行來，所經之處；青山綠水，野花盛開，美景無限。親家派來兩輛馬車；靜遠之三弟一人坐一輛，我和靜遠坐一輛，說說笑笑，外表看來，無憂無慮，其實我有心事，靜遠不知道。我們除談詩論文之外，對於新思潮、新文學以及革命的理論和人生觀，無所不談。夕陽西下時，我們最愛背誦元代詞人馬致遠的「小令」——「天淨沙」的「詠秋思」之詞句：「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我倆的心充滿了新婚之樂，因喜愛這首詞裡有文學之美，順口吟詠；我們雖未有「斷腸之感」，然而我深深懷念媽媽和弟弟，也不免有思鄉之輕愁。

剛剛二十歲的我，還是天真瀟灑；什麼是前途，什麼是生活，一切茫然。路上這幾天，也可以算我們的「蜜月旅行」；也可以說：「我抱着探險的精神，往我的婆家走」。這幾天，像夢一般的渡過，也算是我平生最幸福的幾天。靜遠在家只住十三天，便回北京大學去完成畢業考試。

娃娃親留下的孩子

我聽靜遠家人講，始知靜遠與大成之母的婚姻是童年訂婚的，俗稱爲「娃娃親」；男孩八歲，女孩十歲，婚前兩人從未見面。靜遠十二歲喪母，其繼母是大成的外公做的媒人。所以大成之母與大成的繼祖母是同村之人，幼年時常在一起遊玩，及成爲婆媳的新關係後，很不自然，兩位鄉下的女人相處得十分不睦。

靜遠讀中學及大學總共十年，經常不在家，大成之母心中不快之事，無處傾訴；她的身心由於多年孤寂，與情緒的鬱悶，乃形成肺結核病。

她目不識丁，還有點口吃病，並且性情孤僻，不與人交談；越孤獨，越苦悶。更因爲她的娘家遷移至東北的最北部——吉林省的富錦縣，等於把她拋棄在婆家。靜遠又經常不在家。她做媳婦不得照規矩每年住娘家三五個月。其他媳婦每年回娘家休假三五個月，回來時給婆家做了許多鞋襪之類的東西，作爲獻禮，自然得到婆家的歡心。大成之母，終年困守在婆家，天天勞作，還得不到讚許。好不容易她的大弟袁玉潤由北荒來看她，接她到富錦縣的娘家，住些時日；並勸她把存的款項都帶走，到北荒吃高利。可是她到了

北荒之後，其弟就把她多年積蓄的心血錢花光了。她因此氣憤填膺，乃大病不起，竟死於娘家。據說她在臨死之前，一見大成就發怒，順手拿物件打他。可見她心中有無限的恨，至死也未見丈夫一面。像她一樣的「時代犧牲者」爲數甚多。

靜遠之兄赴富錦買田地，歸時將大成帶回家。成兒回家後，只能依其三嫡母爲生，因她當時尚無子女。我到韓家時，成兒在其三嫡母之娘家；他隨其三嫡母回韓家後，始與我相見。

我對大成之第一印象是這個小孩長的很整齊，只可惜有嚴重的口吃病。他是一個缺乏母愛的可憐的孩子。更以其常年見不到他父親，所以也等於是無父的孩子。再者，其親祖母死得早，其繼祖母又與其母感情惡劣；大成的祖父續娶後，連生五子二女，那有時間去疼愛這個孫子。因此大成實在是一個孤苦可憐的孩子，我自然對他深深的同情，也從心裏覺得這個小生命真應加以照顧與愛護。我不久即看出大成在家裡十分不受歡迎：一因其有口吃病，二因其性情乖僻，三因其生母受全家人的歧視。因此我對大成特別關心與扶助，俾其小小的心靈得到平衡的發展。我大開心大成，他們家人都認爲不應該。

一大一小兩個傻子

本溪縣全境煤產豐富，並且品質優良。凡燒煤之家，必有臭蟲，韓家自不例外。而我最怕臭蟲，咬得我夜夜不能入睡，全身及面部均有傷痕。這是我到婆家後，最苦惱之事。

我在十三歲之前，姨媽尚未入門，被父親當

作男孩扶養，如有友人誇我像貌不凡，前程遠大，父親就非常高興，時常教我騎馬、打槍、描準。我的家是大家庭，有九個堂叔哥哥，十一個嫂子，在一起居住。因而有許多侄兒姪女；我領着他們從事於騎馬、打獵、滑冰、採山菓等等活動。嫂嫂們稱我爲「孩子王」，我甚敬愛這些嫂嫂，我常給她們說書講古，以換取她們的針線手藝。她們是真心喜愛我。我初到靜遠家，因爲兩家環境不一樣，習慣相差很多，她家的女人幾乎都是文盲。當時靜遠的六弟、七弟都是高小五、六年級的學生，因爲知識水準的關係，他們很自然的和我接近，時常找我講故事，如西遊記、水滸傳及三國演義等書，我都取精彩有趣的部份，講給他們聽。

大成對我始而感到生疎，繼而漸漸的湊來聽講。有時我在庭院內洗衣服，他由於求知慾很強，但因無人可問，所以他用樹枝在地上畫字：先畫門，然後在圈內加點，問我這是什麼字？我說這是門字，但你寫的不對，我乃告知他如何寫法。又如田字，他先畫一圓圈，後加十字於其中，問我這是什麼字？我說這是田字，又告知他如何寫法。逐漸熟識了，他拿出他爸爸給他買的童話書，他很珍貴這些書，但是從來無人給他講解，所以他叫我講給他聽。他大概覺得跟我在一起很有趣，所以他自動搬到我的房間裡，與我同住。

他問我：「我應該叫你什麼？」我隨便答說：「叫老師吧！」，他祖父聽到了，很鄭重的說：「不可叫老師，應該叫媽媽」。於是原是少女情懷的我，很不習慣的聽到有人叫「媽媽」，但

在當時的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只有從權而行。我和他由陌生的一大一小的兩個兒子，由此成爲好朋友，更進而成爲母子了。

以他這個年齡，正是依靠在母親身邊要嬌要糖果吃的時候，而他却如此的孤獨寂寞。他後來變成孤僻偏激的性格，實由於幼兒時期，在不適當的環境中，逐漸養成的。到他結婚、作事、自己有了孩子以後，性情稍微變好一點。是否因爲受軍事教育，得到良好的影響？大成對我一直很孝敬，只要有求於我的事，我必全力以赴。

校長夫人復學辦黨

民國十五年六月，靜遠由國立北京大學畢業，回到瀋陽（當時稱「奉天」）找工作，但他專學教育，出路甚少。他乃冒險，自己晉謁「奉天省教育廳長」齊公亮先生。居然被接見，自上午九時半談起，整整談了一上午。初生的牛犢不怕虎，他把北大的思想與主張，痛快明瞭的向廳長陳述，以解除他對北大的誤會。談的時間久啦，廳長放下批公文的毛筆，和靜遠開始談天。次日將他的十年同班好友孟君廣厚也邀去見齊廳長談話。第三日，教育廳聘靜遠及孟廣厚爲科員。過了三個月，於民國十五年九月派靜遠爲「奉天省立第三小學校長」——是七個省立小學規模最大的一個。廳長面諭靜遠徹底整理這所學校。

靜遠寫家信希望我到瀋陽，老太爺命青適之五弟護送我及四弟之婦到瀋陽。我請求帶大成一同出來，獲得老人之允許；我之目的是使大成出來接受正式教育，也與外界有接觸之機會。大成

十分高興。

東北各省自清末實施新教育制度後，各級公立學校均設校長宿舍。我到瀋陽後，便住入省立第三小學之校長宿舍。房屋雖甚高雅，但我們沒有任何陳設，顯得過份的簡陋。

我和成兒於民國十五年秋住入省立第三小學校長宿舍；我準備功課，擬於十六年春，到東北大學國文學系復學。因此，自己未起伙食，全家加入學校教職員的伙食團。

成兒立即入小學一年級就讀，整日嬉樂跳躍，從來不談其生母。他很聽話，不使我操心。我在東北大學國文系復學後，天天忙於課程，並忙於參加國民黨的祕密活動，如小組會議，每週一次，必須作讀書心得報告及對外活動報告；如爭取社會優秀份子入黨；當時共黨之活動亦很強烈，須將共黨之活動情形向小組會議報告。在小組會議中，批評各同志之工作。在此時期，國民黨及中共均以東北大學爲主要的活動場所，以爭取健全青年之入黨。但因北伐成功，當時國民黨甚佔優勢。

各院各學系之優秀份子盡入國民黨。所以我們出席小組會議，指導小組同志的工作進行；尤其重要者是理論的領導及思想的啓發，以防止青年被共黨所蠱惑。凡東北大學之女同學願加入組織者則盡量吸收。我同時又要上課，更加照料成兒，所以我忙的不得片刻休息。其實我懷孕後，身體很差，因爲有遠大之希望與抱負，故黨的工作每有進展，則喜不自勝，忘掉危險與疲勞。

國民黨在東北大學吸收到很多健全的青年同

志，後來校方發現國民黨在東北大學之活動無止境，所以理學院院長孫國封先生下決心：一次就開除了十幾個學生，皆係國民黨同志，其中只有一個女生高志清。我的家是他們暫時的棲止之所。到了夜間，滿屋子睡的青年同志，還有睡在地板上的。那時期，赴歐留學比赴美便宜，我們就想辦法捐款，把他們送走。東北大學工學院院長高惜冰先生也把箱篋內所存儲的中外錢幣都拿出來，分給被開除的學生使用。我又向家父說明真相，他老人家毫不猶豫的把手中所有現洋及外幣，交給我分散給同志。

大成每天有這些叔叔們和他說笑，他高興萬分，快快樂樂，想吃什麼，就買什麼；他不知我們的緊張情形，所以逐漸長的胖壯起來。他每天出了家門，就到教室。我給他做小棉袍，又定做呢絨大衣並用毛線給他編織小棉鞋。他每天過的很舒服。晚上臨睡時，我教他脫下衣服，平平正正的折疊起來，放在身邊，次晨自己穿好，可以說教他的生活規律而正常。我有時帶他逛街，吃小飯館，盡量使他感到幸福，不覺得缺少母愛。因其心情愉快，故口吃病大爲減輕。不過這只是爲期半年之事，也是我平生最難得的平穩生活。

韓孟逃亡我辦交代

民國十六年五月，駐在北平的東北軍張作霖大元帥，因國民革命軍北伐進展甚速；湖南的蕭耀南、江浙的孫傳芳及華中的吳佩孚等强有力的軍閥，相繼敗亡，「張大元帥」也恐懼了，乃命令東北之警察及憲兵機構，搜捕東北的國民黨。

廣州中央所派之東北黨部常務委員錢公來被捕，有關之文件及黨員名冊均被搜去。靜遠是廣州中央黨部所派之奉天省黨部執行委員之一，孟廣厚也是執行委員，他在教育廳任科員兼任奉天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及高中教員；與靜遠相同，不能立足於東北的環境。此時中央黨部已移到漢口，韓、孟兩人均須奔往漢口。

靜遠為安全計，已開始不上班，白天藏在日本火車站區域之旅館裡；我自天到校長室坐鎮，晚間便坐人力車把公文送到日本站，交靜遠處理後，我乘夜間帶回學校。那時社會治安情形真算好，夜間乘坐人力車，沒有被搶的。如此過了一個多月。每次我出去，就把大成交給門房照顧。有時我回到學校時，大成已睡在門房。

校長宿舍後面是大操場，空曠異常，偌大的校長宿舍，只有我和大成兩人居住。前院是四面的樓房，都是教室，夜間空無一人，只聞老鼠的叫聲和跑聲。教室的轉角處，有一口枯井，據云從前有一個十六歲的女孩子，跳入此井自殺。夜深人靜，成兒睡着後，環境特別淒清，我不禁毛骨聳然！有一次，我坐着看書，強作鎮定，不知何時伏案進入夢鄉，見一女孩子，身穿一件花棉襖，笑嬉嬉的叫我名字，我一驚醒來，是一個夢，嚇的我一身冷汗！無人關心的人，必能獨立，媽媽不在眼前，丈夫遠行，誰來關心我！我只有堅強起來，面對現實，處理一切問題。

靜遠在瀋陽的日本火車站區域，藏身一段時間，忽然一天夜半回到校長宿舍，進門便說喉嚨痛；我給他吃了六粒梅花點舌丹，原是治喉嚨發

炎的特效藥，但是他再吃就嚥不下去了。他想不到使任何人知道他回來，可是有病必須治。我在自己的家，本是一個孩子頭，現在突然給我加上如此多的責任，實際上是承受不起的。可是此時我未發慌，強作鎮定，未與靜遠商量，即找學校事務處的楊幹事，請來本城治白喉的名醫，給靜遠看喉嚨。發見靜遠的喉嚨已腫脹的呼吸困難，醫生馬上開刀敷藥，睡一夜，已能喝水及吃稀飯，可算醫術精良。但是，若非我立刻下決心，趕緊醫治，則結果之壞，就不堪設想了。大成跟進跟出，也知為其父現在之病及未來之行止而發愁。

本校有一姓吳的教員，原由一好友介紹來校，不知他本是心術不正之人，在靜遠的喉嚨尚未痊癒之時，突然到校長官舍報稱「上將軍公署（即張作霖在瀋陽之公署）有電話找校長」。今日想來，這分明是吳君的造謠，意在趕走靜遠，他好謀取校長的職位。當時黨案發生，凡屬黨員均不免心慌意亂。靜遠一聞吳君之言，未加思索，急忙拿起皮包，上了學校之人力車，我亦隨即登車，共赴日本火車站而去。正好有一列到大連之火車站，靜遠即時登車，在車門匆匆的告知我：

「快回去，公款、賬簿及校印等都在炕毡底下，收拾好，交給趙靜波先生。」我知道：我們兩個生命相聯的人，就是如此的慌慌張張、草草的離別了：當時立刻深深的覺得好孤單；好淒冷、好茫然無助；我的終身伴侶，就是如此簡單的離我而去，奔向毫不了解的遠方。他的安危如何，我全不知道；我今後的遭遇怎樣，也無法告知他。這可真叫做「遠別」。此時我已懷孕大女兒三

個月，我乘人力車往回走，兩眼淚滂沱，我的心七上八下，一切茫然！此時我唯一的親人是大成，但是他又懂得什麼呢？他那時候，呼父親為「爹」，他問我：「我們的爹爹，在那兒去了？」我看他好可笑，又可憐，我糾正他的話：「你的爹不是我的爹，以後不可再說『我們的爹』。」

我遵照靜遠的話，把公款、公文、印信及賬簿等項，送交趙靜波。他見到我，如看見惡鬼，驚恐萬狀，趕緊說：「夫人以後千萬別來找我，我是一個小教員，千萬不要把我牽連進去」。我被拒出來後，知道我今後是要挺起胸膛，負起責任，萬事要自己擔當。當時東北的社會以我們國民黨為亂黨，就是自己的親人，也視我們如毒蛇猛獸，遠遠的避開。我與大成，在靜遠走後，好似喪家之犬，無處安身。我把公款、賬簿、校印及重要公文等項，用藍布包成一包（內有我自己的首飾一包），拿着布包，帶着大成，白天在外的閒逛，夜間回到學校。夜深人靜，大成睡着後，我格外孤單寂寞。此時大成是我的小難友。他雖不懂什麼，總可作伴。

趙靜波不肯幫忙移交，教育廳派來新校長王爭餘，我只有硬着頭皮，和他見面。首次見面，他的態度還好，不過他在別人面前說：「韓夫人是個小孩子。」過幾天傳過來的話說：「學校缺的物品太多。」又說桌椅板凳不够，又謂器材缺的太多。我毫無經驗，不知如何應付，一夜無眠，只好去請教我父。

天地雖大無處容身

次日我帶大成至父親的寓所。其時家父作東邊道尹，我去時正值我父大請客。我一入門，姨母便出來，把我帶到廚房後面，她對我說：「等你們的事情告一段落後，再回家；不要給家帶來災難。」我帶着成兒向外走去，步履維艱的跨出大門，深感天地雖大，竟無我和成兒容身之所，不禁淚落如雨，隨風飄零！我牽着大成的手，大成問我：「我們到那裡去？媽媽你怎麼哭了？」我告訴他回學校去。

我在自己的家，本是一個天真爛漫的孩子，只知嬉笑快樂，現在一下子從天上跌落塵埃，我的坎坷生活從此開始，也就因此堅定了我革命的人生觀：下定決心，堅強的奮鬥下去——不畏艱險，不懼強敵。我小時候看小說，記住了兩句話：「猛虎雖瘦雄心在，君子人貧志不貧」。如此一來，正如古人所說：「人之一生，有山靠山，無山獨立」。因此養成了我獨立的性格，並學會自己思考問題，和獨立判斷的習慣。後來我在抗日戰爭時，參加敵後的各種艱苦、屢經風險的地下工作；及安東省接收後，我負責黨務及婦女工作，以及在重慶當校長時，我遭遇的諸多困難，都是如此克服的。

當靜遠走後，奉天省立第三小學的新校長王爭餘，百般刁難，第一、他欺我年輕，第二、他知道我家世不錯，可能榨出些油水來。此時我的情緒萬分低落，因懷孕的關係也需要休息。但我深知學校交接事如辦不完畢，我不能離開瀋陽。學校的事無處去商議，又不知靜遠南行後安危如何。因此常整夜不眠，乃釀成我終身的失眠症。

我下定決心：與新校長王爭餘周旋到底；他不接，我就不交。後來教育廳有意另派別人，他才決定接此學校。因此，有一天他忽然來找我，問我如何打算？我說：「我決定：這個學校，你不接，我就交應。」他怕丟了校長之位置，乃決定來接。我說：「你要接，必須教育廳派人來『作證』」（因我當時不知「監交」二字，我只知道如無上級派員作證，我怕他放賴。）他對我說：「看不出你小小年紀，有這麼大的主意」。這是我初次辦交接之事，既無助手，又無人出意見，完全依我自己的意見而行。後來王校長對別人講：「韓太太分明是個女學生，什麼校長夫人」。他未料到，我自己也未料到：我竟把這件事平穩的處理了。

借光的外孫在哭泣

我已經穩妥的把「奉天省立第三小學」移交給新校長了，錢公來在黨案風波中已落案，經張學良的運用及楊宇庭的建議，張大元帥作票也不殺害東北的國民黨了。我有時帶大成住在靜遠的四弟家；有時住在父親家。那時姨媽生的我二弟與大成同歲，在一起遊玩。有一天我父請四位縣長在家中便餐，他們指定要吃大小姐做的酥糖餅。我正在廚房做餅，不會想大成和他二舅玩着打起來，大成把二舅的耳朵打破了，順臉流血，很嚇人，我情急之下，打大成一把掌，他就哭個不休。也是這兩三個月來，他情緒不安定所形成的心理不平衡；他哭起來，聲音不大也不小，客人來了，他還哭。於是有一位客人問：「這是那位世兒

在哭？」我父說：「這是我借光的外孫子在哭。」當時我一聞此語，心中很不舒服，飯後，我便帶大成到他的四叔家去；本想住幾天，那知當天夜裏便出事了！前半夜，我不曾入睡，思考東北大學很難讀下去，再度休學，可以嗎？思前想後，各種問題，齊集心頭；我與大成今後何去何從；不知靜遠今在何處，安危如何；輾轉反側，不能合眼。不知何時入了夢鄉，及睜開眼睛一看，天已大亮，四弟妹已不在家，我的箱子大開，我的手飾包已不翼而飛，這一來，我知道「完了！」我的財富被竊了；靜遠匆匆出走，我們婚後，從來沒有經濟問題，我用不着花他的錢；因為我從小到大，不知錢的價值，反正用錢就有。尤其是我與大成在客中，從來未遇着這種情況，不知應該如何處理？

靜遠的四弟婦是吸食鴉片的老手，可是韓家的人，包括靜遠在內，從無一人向我提及她從小就吸毒。也許因為女人吸毒是不光彩之事，故不對我說。我馬上帶着成兒到西門臉（土語「西門外」）之意：其繁華熱鬧，不下於今日臺北之「西門町」）找算卦之人占卜一下，據他之推算：絕對是自家人的。這是用想像即可推知之事，不算卦也知道。我父當時兼任憲兵隊的參議，堅決主張送交憲兵隊查辦，不用真上刑，就是叫她入刑房看看五花八門的刑具，就把把偷去的東西吐出來了。可是她當時也懷孕了，如果她不吐出偷去的東西，而須上刑，若弄到小產之地步，顯得我動用勢力，不顧婆家的體面，我萬分不忍如此做。我父認為把東西要出來，就使對方心服口服

了。我總是覺得如此作，對不起公婆及四弟。我爲學校移交之事，已弄得心身交瘁，故對此事，便無膽量下重大的決定了。父親覺得他爲我操心，而我不能與他合作，在很壞的談話氣氛下，我不知不覺的昏厥過去。後來聽到多人叫我名字，始而聲音很小，繼而大聲的叫，最後聽到如雷震耳之聲，我乃驚醒，見身旁站了許多人，我才知道自己昏過去了。我發覺自己躺在地上，大家來摻扶我，我乃慢慢的站起來。自靜遠走後，我第一次痛哭。離開了媽媽後，嚐盡了人間的冷暖，及世態的炎涼，不禁悲從中來，淚下如雨。成兒看我哭的傷心，他也哭了。他因口吃，乃結結巴巴的說：等我長大了，賺錢給媽把那些東西買回來。小孩子的豪語，使我深深感動！

家傳飾物全部被竊

此事就如此的糊裏糊塗的放下了。我爲保全四弟妹的自尊心起見，從來未問過她一句關於我丟東西的事。後來回韓家，她還說我在她家丟東西，使她受嫌疑。家中人好相信她的話。這就證明還是我父親的見解高明，逼她拿出偷去之物，她日後也不敢造謠以掩護她自己了。我對她的容忍寬厚，她並沒有感激，家裏人爲了顏面，也要替她掩飾。兩種不同環境之人，教養不一樣，生活方式不一樣，對事情的看法，也就不同了。這也是我老心仁厚，所得的後果。可惜她未善用此款，都把它全吸毒了！

現在回想我被竊的東西，計有一尺長的一串戒子，內有一個鑲鑽石，幾個鑲寶石，其餘的金

戒子，我從來未數過數目，亦未用過。四付赤金手鐲，兩隻老式的二龍吐鬚的翡翠簪子，是透綠的，據說是外祖母給我媽的。早煙袋桿的翠玉煙嘴，約二寸五分長，也是我外祖母留給我媽的。另有一隻很長的翡翠簪子，是花生米形的，大部分是深綠顏色，最下邊稍淺一些，因此很好看。其餘還有金簪子若干隻，我從未細數過，也未用過。另外包內還有幾百元現洋及若干金票（日幣）、和東北紙幣（俗稱「奉票」）一包，我用時就由包中取之，從不計數。我當時並不心疼這些東西，而是覺得對不起媽媽。可是我的偉大而慈祥的母親，關於首飾之失落，從來未提一字，大概她怕引起愛女的內心愧疚。足見母親之愛兒女，真是無微不至。我本來不愛佩戴首飾，可是母親去世後，我覺得戴點首飾，讓母親在天之靈看見了，或能高興一些。

四弟妹偷我這些東西，我並不怎麼恨她，因爲任何吸毒之人都是無人格的——無所不爲。我最恨她的丈夫韓蘊五（靜遠之四弟），他們夫妻假裝打架，他把一捆「當票」全燒了。當時只盼望把母親心愛的翡翠煙嘴贖回來，以稍慰母親痛惜之心，也辦不到了。那時候，我的處境，真可說是「屋漏，又逢連夜雨」了。四弟夫婦狠毒的心腸，不可饒恕。

我對於國劇「鎖麟囊」之所以特別愛好，是欣賞劇中女主角薛湘靈之性格。她生長於富貴之家，她的赤子之心發展成人類的同情心，自幼無機會養成物質的佔有慾。所以她把自己的萬寶囊慨贈給貧寒的出嫁女子，她在贈囊時，絕無望報

之意。可是她的好心後來得到了意外的回報。我與劇中的女主角薛小姐相比：生活環境及性格均相似，可是她的「鎖麟囊」用的有價值，而我的「鎖麟囊」則被竊去吸毒了；若是我把它用之於革命工作，其價值豈不要高出千百萬倍！在東北黨案發生之時，我本想向靜遠建議：用我的財富，我們攜帶大成，遠遊江南，三五年內，生活不虞匱乏。可惜當時我太年輕，未敢向靜遠表示我的意見，他也無意帶我們遠走，遂造成不幸的結局。試想我們三口人一同南遊，該是多麼快樂的情調；本應是一齣喜劇，結果幾乎演成悲劇！

我父結拜之二弟，我們稱呼爲趙二叔，是柳河縣農會的會長，從來欣賞我的性格，常在父親面前誇獎我，說我爽朗豪邁等語。此時他來省城——瀋陽——在我父之家住幾天。他知道我近來的一切遭遇，非常同情我。他給我二百銀元，並給我買一隻金殼手錶。帶着我和大成回原籍三源浦。回到媽媽的身邊、我的家、我生長的地方！

回到故鄉重溫舊夢

當時我父及姨母和小弟妹等，住在省城。我母那時，年將四十，孤單一人在家看守莊院，雖然家中佣人很多，她不親身勞作，但是也有多少不能爲外人道的苦衷與孤寂。此次我回來，她的心情，高興中帶有鬱悶之感。也許爲我們的夫妻離散而憂心忡忡！她當然心痛她那些心愛的飾物。我們娘倆睡在一個房中，大成也跟我們睡在一起。她吸旱煙，長夜不寐，一袋煙接一袋煙的吸到天明。我回到家中，有母親作靠山，雖然時

常惦念靜遠，並心痛丟失的東西，但有媽媽的照顧，我眠食都正常；最感到快樂的是大成：我媽真把大成看成是我生的，如親外孫一般的看待。外祖母（南方各省稱為「外婆」，東北叫「姥姥」。）非常疼愛大成，天天領他到街上做小斗篷、小皮靴及兒童大衣等。在穿的以外，又給他預備各種食品，裝在小筐裏，掛在窗子上，東北的點心，式樣很多，如鋼爐、光頭餅、大麻花、及槽子糕等都是兒童喜歡吃的東西。他整天不離姥姥身邊；姥姥有了大成，也開心好多。大成有姥姥的愛護，簡直像個「小王子」。

我的長女秀兒是民國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降生的。東北的習慣，出嫁的女兒，不可在娘家生產，所以我的大女兒——秀兒——是在我的大姨媽家裏生產的。大成此時已在三源浦兩等學校的初級班就學。每到星期六及星期日，姥姥就帶他來看我及新生的妹妹。大成每來，必抱妹妹，並跟我吃一頓飯，才心滿意足的、跳跳蹦蹦的跟姥姥回家，次日上學。

秀兒出生三星期，忽然我父及姨母和我的弟姐妹們，全體回三源浦的家。父親帶來靜遠的消息，並由他的拘留所中，託送飯的人代為抄寫的一封信給書：他怕不定何時，遭遇特務人員的毒手，無機會寫此種信了。故早日找機會帶出此信稿。其內容大致如下：

「……鑿：我被人陷害，繫獄南京，凶多吉少，勢難再相見矣。我愛紫金山，氣象蒼茫，覽揚子江形勢浩蕩，黃鶴樓頭望遠帆，潯陽江畔聽夜雨，種種美景奇觀，不能為愛人道矣。『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壯志未酬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這些古人的名句，不啻為我寫照矣。結髮甫經年，驟爾永別離，悲乎，樂乎，已矣乎！」

後來才知道：他被假革命的小人所陷害。幸而蔣總司令下令清查南京拘留所中之青年，才有無數愛國愛黨之份子死於非命。靜遠經審訊後釋放。我父不忍心我看見此信，幾經請求，才從姨母手中拿到。每讀此絕命書，想到獄中生活之悲慘，不禁肝腸寸斷；每於夜闌人靜，獨對孤燈，淚潸潸下。但我當時，已下定決心，振起革命精神，不論與他能否團聚，甚至他已不在人間，我也要帶兩個孩子帶大，教養成成人。並且我要站起來，為主義奮鬥到底！為國家民族犧牲貢獻到底。柳河縣三源浦的初高級兩等學校開學後，我即到學校教課；我新生之女孩，交我母看管。大成仍是每日隨我上學。吾之工作，繼續進行。鄉間工作，比較容易，宣傳黨義，不受限制。三源浦的南門外，有一孤山，四週環水，故名「小孤山」，又名「釣魚臺」，民衆築一小橋，可由外邊到山上遊玩，或水濱垂釣。山巒起伏，到夏日青蔥可愛，成為青年學子開會野餐之最佳處所。山頭有茅屋一椽，冬日踏雪尋梅，別有風味。可謂四季咸宜遊覽。志同道合之人，在此高談闊論，暢所欲言，其樂無窮。在此一段日子裏，我們每赴釣魚臺，必帶大成，他與三、五兒童，採花撲蝶，其樂融融。我信筆而書，不禁使我的思鄉情懷，油然而生。東北的氣候，四季分明，生產豐富，人民的生活，至感滿足。我家的山林茂密

，山之陽養鹿，山之陰種參。我家的大豆高粱，堆滿倉房，更盛產稻米，出口國外。瓜果梨桃，四季不斷；境內河流，既不泛濫，亦不枯乾，水清見底，水產豐饒，煤田樹海，舉世知名；至於可耕之土地，真是隨處皆是；因河流交錯，灌溉方便，故水田之廣，絕不減於魚米之鄉的四川及湖南。此皆實情，絕非過言。夢想中的青山翠谷，何日再得親近？魂兮魄兮，終有一日，飛還家鄉！

我的家鄉——東北三省：遼、吉、黑，與今日大韓民國之關係，最為密切。一九一〇年，日本佔據朝鮮半島，一九四五年韓國獨立。在此三十五年的期間，日本奴役韓國人民，他們大多數逃至東北，開闢水田，我們協助他們，故生活豐足。今日之大韓民國實不應忘記中國政府全力支持韓國獨立，其流亡政府由中國協助，直至一九四五年，中國政府用軍艦護送韓國政府人員搶先返回漢城，始有今日之大韓民國。希望韓國政府及人民，永與我們携手共進才是。我想起東北家鄉，便聯想到今日的大韓民國，故順筆一提。（未完待續）

山頭有茅屋一椽，冬日踏雪尋梅，別有風味。可謂四季咸宜遊覽。志同道合之人，在此高談闊論，暢所欲言，其樂無窮。在此一段日子裏，我們每赴釣魚臺，必帶大成，他與三、五兒童，採花撲蝶，其樂融融。我信筆而書，不禁使我的思鄉情懷，油然而生。東北的氣候，四季分明，生產豐富，人民的生活，至感滿足。我家的山林茂密

訂購「中外雜誌」贈送親友
是最高級的禮品，他（她）
會每月想起你的友情。全年
新臺幣捌佰伍拾元，國外全
年美金貳拾捌元，航空另加
郵費。



①包一民女士與夫婿及公子韓大成合影

②包一民女士與參政會同事後任考試院長的莫德惠合影

(文見第80頁)

